



本土文本

心里的阳光(小说)

□王嘉祥

(一)

奚奶奶的老伴走后,她住进夕阳红老年公寓快10年了,过得挺舒坦,也很安康。可是,蛇年春节前,她夜里起身如厕,一脚踩空跌了个跟斗,致使右大臂和左小腿骨裂。公寓保健医生火速请来骨科医院的专家进行会诊,结论:老人不能手术,只能打上石膏慢慢静养,方可渐渐恢复。

奚奶奶今年94岁,与老伴一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她是在志愿军女战士极少几个幸存者之一。奚奶奶有三个宝贝女儿,个个都想当贴心“小棉袄”,争先恐后地想接老人与她们一起住。可是,老奶奶担心子女上班后一个人都在家里寂寞。好些独居老人也都告诉她,寂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会把人的心囚禁得死死的,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听说夕阳红公寓里老人多,人气旺,她执意要与他们一起住,在一起玩,三件“小棉袄”也只好顺从老娘。

进入老年公寓后,奚奶奶很快联系上十几个志愿军老兵,建了一个名叫“跨过鸭绿江”的微信群,老兵们又千方百计联系到分散在各地休养的老战友,进群人数迅速增加到一百多号。奚奶奶曾是志愿军文艺队员,性格活泼,能歌善舞,与电影《英雄儿女》的王芳有相似的经历,她转业到地方后,一直担任小学语文老师,教学水平高,电脑玩得溜,大家一致推荐她做群主。这些已接近期颐之年的老军人仍与时俱进,许多人都学会了上网、玩微信,他们天天在群里冒泡儿,忆战友,谈当下,晒儿孙,炫精气神,有发布个人传记的,有编发幽默段子的、有介绍民间偏方的,有给单身老友牵线搭桥做红娘的……,内容无所不包,天天乐乐呵呵,个个开开心心。在奚奶奶的用心策划下,把一个老人群搞鼓得生机勃勃,红红火火,成了这些入朝作战老兵们的精神家园。

可是,现在奚奶奶两肢都受了伤,一时半会儿无法微信互动,看不到她在群里冒泡儿,忆战友,谈当下,晒儿孙,炫精气神,有发布个人传记的,有编发幽默段子的、有介绍民间偏方的,有给单身老友牵线搭桥做红娘的……,内容无所不包,天天乐乐呵呵,个个开开心心。在奚奶奶的用心策划下,把一个老人群搞鼓得生机勃勃,红红火火,成了这些入朝作战老兵们的精神家园。

可是,现在奚奶奶两肢都受了伤,一时半会儿无法微信互动,看不到她在

群里冒泡儿,战友和微友们都很着急,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奚奶奶怕惊动大家,缄口不言。

(二)

奚奶奶右手臂打了石膏,用绷带吊在脖子上,她用左手可以勉强接听电话。在无助又无奈的时候,她会想起春兰、夏荷、秋菊三件“小棉袄”,娘是女儿永远的守护神。想到这里,她用左手费力地拨通了大女儿的微信电话,诉说着摔跤受伤的全过程,声音惨淡的、哆嗦的,期盼听到女儿的安慰话或暖心语。岂料,春兰大声责备:“叫你当心,当心,就是不当心!现在怎么办?我哪里腾得出工夫去照顾你?夏荷和你同城,她比我家方便多啊……”电话那头,春兰的声音突然被切换成了婴儿的啼哭。

奚奶奶压根儿没指望大女儿怎么办?只是撒个娇,卖个嗲,求个安慰,可求来的是女儿的吼声和重孙女的哭声,她顿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平时,不论遇到多大的难处,奚奶奶总不肯轻易给秋菊打电话。皆因生她坐月子期间,秋菊高烧不退,致使她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行走不便,没能考入大学,只好靠开炒货店谋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奚奶奶一生自责,认为是自己不当心,才给小女儿落下终身残疾,老人感到这辈子都亏欠她。这些年,她和老伴每月都从工资中拿出两三千元,悄悄地补贴老三,千方百计弥补心中的愧疚感。

忽然,奚奶奶的手机彩铃响了。

“妈妈,我已经到了公寓楼下,马上就到你房间。”电话是秋菊打来的。

是春兰告诉她的?还是夏荷通知她的?奚奶奶正纳闷时,房门吱呀一声开了,秋菊右肩挎着一只黑色旧坤包,左手拎着一个不锈钢保暖瓶,满脸疲惫,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

她不问老人跌伤和诊治情况,只将煨好的鸽子汤,一勺一勺地送到母亲嘴里,边喂边说:“趁热多吃一点,营养跟

上了,才能好得利索。”秋菊弯下腰剥鸽子蛋壳,细心的母亲发现,小女儿头顶上竟也有几缕白发,心里不禁泛出一阵酸楚。

奚奶奶不肯秋菊歇业伺候她,不容商量地说:“这里有护工照顾,你做你的炒货店生意去。”

转眼就到了元宵节,春兰、夏荷赶回江城,姊妹三个相约,去老年公寓陪母亲吃顿团圆饭,奚奶奶昨不期盼。

见到母亲手臂和小腿上打着严严实实的石膏,春兰又气不打一处来,扯着嗓子喊:“老年公寓条件这么好,不應該摔伤,都是你自己不当心造成的。”夏荷在一旁帮腔,“市文化局有个老局长都一百岁了,人家还天天从四楼下走下来,到社区小花园里打太极拳呢,也没有听说把他自己摔坏啊!”

奚奶奶听罢低头不语,但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半晌,她把憋在心里很久很久的话,如竹筒倒豆一般全盘托出:“你们小时候学走路,哪个不跌多少跟斗?每次跌倒了,妈妈总是呵护着,总是耐心地把你们扶起来;每走一步,总是不断地鼓励表扬,我何曾埋怨过?你爸何曾责怪过?摔着,摔着,你们就长大了,也成人了。噢!现在妈妈老了,不小心摔了一跤,你们就大呼小叫,怪这怪那,你们就不能哄哄我啊?……”

奚奶奶当着三个女儿的面,洒下了一串委屈的泪花。蹲在一旁的秋菊,想站起来给母亲擦拭脸颊上的泪水,不慎踉跄倒地,奚奶奶见状,如被电击了一般,立即从藤椅上弹起来,本能地扑向仰面朝天的小女儿,“乖乖,不碍事,啊!不碍事的。”

秋菊挣扎着爬起来后,姊妹三人扶着母亲又坐回藤椅,老人破涕为笑了。

春兰、夏荷听罢母亲发自肺腑的话,如醍醐灌顶。又见眼前发生的一幕,更觉羞愧难当。受了伤的孤独老人,最需要亲人情感呵护,做女儿的咋就不懂娘的心呢?

接着,奚奶奶给二女儿打电话,也就想求个安慰。

夏荷在市话剧团做财务科长,因为业务娴熟,虽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老团长决然返聘她。春节前,她随剧团到南方演出,忙得不可开交。接听母亲电话时,她正在紧张地统计票房收入,听到老人诉说跌了跟斗伤了筋骨,她先是一惊,待缓过神来就埋怨道:“跟你讲过多少次,你把自己身体弄好了,就是对我

宜兴的风雅(散文)

□关立蓉

周末,应宜兴友人之邀,迎着清晨的骀荡春风,终于踏上宜兴的旅途。

朋友说,来宜兴一定要去竹海风景区,登临苏南第一峰——玉女峰。去景区的路上,经过一座古朴的寺庙,抬头一看,寺庙名为“寂照禅寺”,游人不多,颇为寂寥。门前有棵古树,树上挂一小牌,原来,这是一棵元代高僧亲手种下的银杏,它在这里驻守了千年,在邈远与静寂之中,生命的延展就像宣纸的纹路,隐约成了一种陈旧的美。

开始登山,山体海拔600多米,不算很高,但颇为陡峭。石阶两边皆是密密竹林,每当劲风划过,竹竿与气流的巨大摩擦声,空气中仿佛有星星火苗迸溅,这一波一波的声浪,冲撞、盘旋,如

千军万马于山谷嘶鸣。这是竹林的语言,是自然的风情。终于登上山顶,站在凌云阁内,极目四望,山峦秀朗,翠竹连绵,镜湖像一颗胖乎乎的蚕豆,镶嵌在山脚下广袤的林海中。

第二天,友人上班,我独自去了蜀山古南街,这条千米长街是紫砂爱好者的朝圣之地。街道两边,多为二层砖木结构小楼,青灰的屋檐、斑驳的外墙、摇曳的藤蔓、油漆剥落的木门……无不染上岁月的风霜。诸多宜兴紫砂名家,任淦庭、朱可心、顾景舟……都曾在此居住。

江南的住宅,讲究一个“巧”字。推开顾景舟旧居的木门,堂屋幽暗,一缕清晨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一張朱漆木

柜上,柜上有只紫砂花盆,栽种的绿植生机盎然,仿佛主人不曾远离。顺着吱呀呀的木楼梯登上二楼,这是间卧室,雕花木床上,蚊帐低垂。靠墙摆放着一张木桌,煤油灯上还留着灯油的残迹。透过二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楼下街上的行人。或许童年时的顾景舟,也曾这样看着楼下人来人往,卖早点的小贩,摇晃着叫卖的铃铛,一步一摇地踏进清晨的浓雾中去。或许早上的时光不得如此悠闲,他还得撑着小船,去离家一里多地的东坡书院上学堂。正是在东坡书院,他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他的文章写得好,浸染着东坡遗风。文人的风雅,让他之后的艺术创造有个性气质,神采焕发。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只有先扎根,才能发芽,只有先开花,才有结果。客观规律是拔苗不可助长,深深海底行,方能高高山顶立。就像是一棵树,它最重要的事是生根,推动先吸收后生长的正向飞轮,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味地装点枝叶,婆娑摇曳,只会积累与日俱增的风险。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农民知道,想要问土地要收成之前,先问自己要耕耘。选择相信慢变量,就是选择先难后易,选择先苦后甜,选择先不问东西,再一鸣惊人。

“我”在天地之间。饺子说:“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其实最重要的不仅是一个人出来,而是一群人出来。

生而盛世,一个民族忽然拥有了一个可以慢下来思考的时间,永远了一些可以回过头品味的逐浪故事,我们称之为“中国语境”和“大国方案”。理解

集中注意力的思考方式,用于分析和解决问题。

一年渲染,六秒成片,像极了现实版的人间一年,天上一天。人间的一年是“板凳坐十年冷”,天上的一天是“吹尽狂沙始到金”。就像是《哪吒》里蜉蝣般的金仙,他们也曾是无名山中修行人。区别在于,修行的卷帙浩繁,因果轮回没有叫他们失却了心中的那一份静定与热爱。

选择相信慢变量,就是选择做当下最重要的事,选择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我”在先后之间。年轻人往往不缺活力缺定力,何为定力?定力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改初心,在坚定目标的同时,动态修正具体轨迹。自我突破、深刻反思的源泉来自蒙童的好奇心,永远是一张白纸,永远谦逊恭敬,便能时刻在风雨兼程中收获重新出发的勇气。

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角度来看,快思考是一种依赖于情感、经验迅速作出的判断;慢思考则是有意识的、需要



AI绘图

江海新韵



一隅(外三首)

□徐玉娟

来,亲爱的
伸出你的手
摸摸这白得耀眼的芦花
我把它绣在拖地的长裙上
来,亲爱的,扫去阶前的落花
和露珠
你是我的暮鼓,我是你的晨钟

如果往事都躲在笛声里
就让我们一遍
一遍地吹

◎私语
你的名字是蝴蝶的标本
镶在时光的玻璃框中
翅膀上留着的花粉
是春天最后呈上的证据

而你的影子是静夜的潮汐
我用心垒成的沙堡
一次被淹没
又一次次露出带泪的微笑

◎看一幅油画的几种方式
是光与色
对一幅亚麻布的迷恋

有时深一点,有时淡一些
有时密一些
有时疏一些,让梦幻开成一朵花
让内心的旋律变成一颗颗星星
生活的涟漪是岁月的花边
如果想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最好是站得远一点
并且眯起眼睛

◎在阳明山庄泡温泉
让一个人的灵魂穿上泳衣
让42℃的党参温泉
徐徐展开雾的软尺,让锁骨里盛满月光
让大理石在池底为我的命运推波助澜

此刻的思想
是透明的,仿佛一棵树
暗暗长出心中的年轮
此刻的山风
像绸缎抖动远处的梅香
羞涩的涟漪忍不住悄声喊我
这是万物共勉的时刻
我用一首诗
测量着人间的温度

站在田埂上的母亲(外三首)

□李洁羽

即使是一棵树,一缕炊烟
抑或是一架纺车,一座碑石,
也是
尘世中最温暖的身影

不懂诗歌的母亲,却能
起早贪黑
把秋收夏种的秩序
在三亩薄地里依次排列
在稻谷抒情的暗香里
拔去稗草多余的悲苦
锃亮的镰刀
在布谷催收的仓促里抢回殷实
刨出曙光分明的晨曦

你把乳汁喂养了你的子女
始终谦卑地站在炊烟的低处
始终不忘儿孙缠膝的冷暖寒凉
一次次,却忽略
白霜咬花的一串青丝

站在记忆的窗口
你瘦弱的微笑
抓起纷繁的日子
一针一线整理出简朴
使出门在外的游子
清清爽爽地做人

你的眼光
向日葵般望着村口的小路
似等待着雁鸣的喜讯
这是一盏足以穿透黑夜的灯
是游子固守着
足以走出阴霾的光晕

母亲,我要让你在我的诗里
站定

让感恩的字句簇拥你的周围
让一些流失的词语
沿着阡陌走回你的身旁
苦菜花般安慰你苦痛的低语

我要让每一个字句
浸染康乃馨的香气
匍匐在你的皱纹保佑你
来世今生

◎父亲
父亲劳累了,就坡坎而坐
目光在农田里游移不定
自从农业进入父亲的肺部
业已独自成景

浑浊的目光爆发出
四季作物里生长的生动情节
一杆烟锅就得以满足奢望
点燃美好的预感

以石击水,一茬茬农事
就在农忙上荡漾,这是父亲
仅有的浪漫
粗糙的手掌展开,就能看到
潮湿的真情,以及阳光的旋舞
以及你这一生唯一的走向
几十年不变的手势和身姿
几十年不变的耿直和倔强
极其深刻地教育着生活

一把泥土一季风雨一粒种子
就可以造就一片,精神的伊甸园
生长幸福的新芽蔓延古老的传说

一个个干渴待乳的日子
你以傲骨喂养

额头堆起的皱纹
是贴在进入农业的门联
也是岁月的车辙碾出的印迹
◎桂花
秋凉,从蟋蟀的夜鸣
拎出一把吴刚的斧子
闪闪烁烁的寒光与一缕岚烟
交织

活着桑麻,靠在竹楼的一角
举案齐眉的句子
涵雅得不忍在一首乡愁的诗里
叫醒憨直的吴刚

黑白的窗户,空樽对月
瘦弱的文字
散发不出那恒广寒宫的勇气
九月,月亮湾冷暖分明的门环
紧闭九尾狐出没山丘的足履
我更敬重人间烟火

手帕采来桂花
糟糠之妻酿酒
案头的文字闻香起舞
今晚无须焚香,有嫦娥盈袖

抒怀
我不是唯一站在窗台的月影里
望乡的人

◎秋月帖
幼小的时候,从外婆的嘴里
知道你的故事与姓氏
外婆走神,时常把
一炉缥缈的青烟
幻化出飞天的羽裳
用掌故的具象
演绎千古流传的神话

许是那一轮明月之光,除了
熙熙攘攘走失在人群之外
一颗坚硬的心顿生万物
感受到你的普照,如秋水微澜

白天,阳光的叶子
可以沾满露水
可以用你的年轮捧住
草木的生长
可以在爱里展示
你编结的蓑衣草裙
可以长江入海、骏马踏歌
这一切的词

写不出月光的一声清响
与广寒宫砍伐桂的细碎之声
战争、灾难、倾轧、病毒
爬满一片叶子的弧度
和叙利亚夜色的海边
小难民定格的睡姿

月下孤影的我,只能
与吴刚把酒,独饮
这尘世宿命的悲怆
或是互打一拳,在我
不敢入睡的意气里
听你挥斧砍砍

或是梦想再做一回书童
搬来竹椅
端坐桂树下执书卷
听你伐桂的声响震动汉字
呆呆地,你的斧子
碰着了我的温柔
出口吟诵的诗词
我却只念了半阙

沿着河岸,按图索骥,我从陆路走
过顾景舟的求学之路。元丰七年,拟终
老阳羡的苏轼买田筑室于蜀山南麓,这
便是“东坡草堂”——东坡书院的前身。
书院门厅里,裱有苏轼手书的《楚颂贴》
《阳羡贴》。字里行间,无不显示
苏轼对宜兴绝美山水的喜爱:船入荆
溪,意思豁然,如慨平生之欲。烟雨江
南,美,从古至今,已经成为一种刻心入
肺的记忆。

千百年来,宜兴人就在这山水画般
的世界里,在壶韵茶香中款款而行,创
造出独属宜兴的陶氏生活。他们代代
相继,或传于晓晨、或捏塑于黄昏,以
汗水浸润泥沙,用心点亮夜灯,将宜
兴的风雅,传遍世界。

沿着河岸,按图索骥,我从陆路走
过顾景舟的求学之路。元丰七年,拟终
老阳羡的苏轼买田筑室于蜀山南麓,这
便是“东坡草堂”——东坡书院的前身。
书院